

聖典

聖典卷之五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臣睦㮮編輯

定禮樂

吳元年秋七月乙亥朔先是命 選道童俊秀者充樂舞生至是始集

上御戟門召學士朱升及范權領樂舞生入見奏雅樂閱試之

上親擊石磬命升辨識五音升不能審以宮音爲徵音

上曰朕每言能審音至辨石音何乃以宮作徵耶起
居注熊鼎對曰八音之中石聲最難和古惟后夔
能和磬聲故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上曰石聲固難和然樂以人聲為主人聲和即八音
諧和矣因命樂生登歌一曲
上復嘆曰古者作樂以和民聲格神感人而與天地
同其和近世儒者鮮知音律之學欲樂和顧不難
耶鼎復對曰樂聲不在外求在人君一心君心和
則天地之氣亦和天地之氣和則樂亦無不和矣

上深然之

洪武元年正月詔制太廟祭器

上曰今之不可爲古猶古之不能爲今禮順人情可以義起所貴斟酌得宜必有損益近世泥古好用古籩豆之屬以祭其先生既不用死而用之似亦無謂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制宗廟器用服御皆如事生之儀於是造銀器以金塗之酒壺盂醆每事皆八朱漆盤盌二百四十及樿椸枕簟篋笥帷幔浴室皆具

二月戊辰翰林學士陶安等奏古者天子五冕祭
天地宗廟社稷諸神各有所用請製之
上曰五冕禮太繁今祭天地宗廟則服袞冕社稷等
祀則服通天冠絳紗袍餘不用
二年正月甲子
上以群臣毎遇正旦聖壽朝賀行禮呼萬歲若三雖
云臣子祝上實亦虛詞因諭宰臣更其詞初朝賀
之日贊禮者云贊呼衆皆曰願君有道又贊呼則
曰天下和平欲此意與諸儒議之於是廷臣議曰

三呼之詞乃臣子祈君之至誠若如
聖諭則謙德有餘然於臣子之誠不盡今更其詞令
賛禮者始賛呼則衆皆曰天輔有德又賛呼則曰
海宇咸寧再賛呼則曰
聖躬萬福制可
六月庚午
上讀叔孫通傳至魯兩生不肯行因謂侍臣曰叔孫
通雖云竊禮之糠粃然創制禮儀於煨燼之餘以
成一代之制亦可謂難矣如兩生之言不無迂耶

若禮樂必待百年而後可興當時朝廷之禮廢矣

朕聞先王之禮因時制宜孔子亦曰期月三年必

世蓋亦因時制宜之謂若謂必待百年則誠迂矣

三年正月癸巳先是

上以天下初定欲通群下之情日詔百官悉侍左右

詢問民情諮訪得失或考論古今典禮制度故雖

小官亦得上殿至有踰越班序者

上乃謂宰臣曰朝廷之上禮法為先殿陛之間嚴肅

為貴朕始欲諮訪庶事故令百官入侍左右若班

序失次非所以肅朝儀也自今文武百官入朝除
侍從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指揮使六部尚書
侍郎等官許上殿其餘文武官五品以下並列班
于丹陛左右違者糾儀官舉正之
二月
上問禮部尚書崔亮曰朕郊祀天地拜位皆正中而
百官朝祭則班列東西以避正中此何禮也亮對
曰臣聞天子祭天升自午陛祭社升自子陛蓋社
祭土而主陰氣北方也故君南向答陰之義也郊

祭天而王陽陽南方也故君升自午陛而北向以答陽也若夫群臣朝參於上非答神之義俱當避君上之尊故升降則皆由卯陛朝班則分列東西以避馳道此其義不同也

上曰臣之事君與君事天則其道不相遠也因命侍儀司自今百司朝參左右班相去不得越二丈其省府臺官俱就甬道上拜謁但不得直行甬道而已

六月戊申

上退朝御東閣從容與羣臣論及禮樂之事謂廷臣
曰世之治亂本乎人情風俗故忠信行則民俗淳
朴佻巧作則習尚詐偽京師天下之統會萬民之
瞻仰四方所取則者也而積習之弊率以奢侈相
尚浮淺相誘情日肆而俗日偷非所以致理也禮
部尚書陶凱對曰仲尼有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
今欲整齊風俗使佻巧不得作必以政刑先之然
後教化可行
上曰教化必本諸禮儀政刑豈宜先之苟徒急於近

效而嚴其禁令是欲遏波而反汨之也凱頓首稱

善

八月庚申

上諭廷臣曰古昔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禮制以辨貴

賤明等威是以漢高初興即有衣錦繡綺縠操兵

乘馬之禁歷代皆然近世風俗相承流於僭侈閭

里之民服食居處與公卿無異而奴僕賤隸往

侈肆於鄉曲貴賤無等僭禮敗度此元之失政也

中書其以房舍服色等第明立禁條頒布中外俾

各有所守

四年四月辛亥定太廟合祭功臣配享先是嘗享

太廟命以青布幃列功臣之位於廟廷中俟徹亂

享既而以親王與功臣分祀於兩廡遂罷幃設之

以及是合祭

上謂中書省臣曰太廟之祀以功臣配列於兩廡闕然

合祭之時朕意

祖宗之神具在使功臣故舊之歿者得少依神靈以

同享祀則不獨朝廷宗廟之盛典亦以寓朕眷念

功臣不忘之意也其定合祀配享之位以聞於是
禮官奏凡合祭之時於太廟内爲黃布幄殿設兩
廡中設祖考神位親王及功臣列于兩廡每行禮
旣奠獻祖考則遣大臣各分獻兩廡制可
六月戊申吏部尚書詹同禮部尚書陶凱製宴享
九奏樂章成上之其曲一日本太初二日仰大明
三日民初生四日品物亨五日御六龍六日泰階
平七日君德成八日聖道成九日樂清寧先是
上厭前代樂章率用諛詞以爲容悅甚者鄙陋不稱

乃命凱等更製其詞既成

上命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導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為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艷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為舞隊諧戲殿廷殊非所以導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諠譊淫褻之樂悉屏去之

六年四月癸未

上諭中書省及禮部曰始天下方定其山川皆統祀於京師然古者諸侯祭封內山川令行省大臣任方面重寄視古之方伯連帥無異而其境內山川所當祭者其定制須行之

八月庚寅詔禮官考五輅

上曰五輅之制起於成周然玉輅太奢今欲止用木輅以朱漆之朴素渾堅奢儉得中然須爲二乘其一惟以朱漆不用皮革於祭祀用之其一以皮鞔者行幸用之爾其與工部參酌古制務合時宜朕

將以郊祀御馬

九月丙午禮部奏定百官常朝班次及奏事等禮

儀

上謂中書省臣曰朝廷之禮所以辨上下正名分不

以賤加貴不以卑踰尊百官在列班序有倫奏對

雍容不失其度非惟朝廷之尊抑亦天下四方瞻

仰所在也今文武百官朝叅奏事有未閑禮儀者

是禮法不嚴於殿陛何以肅朝廷乎自今凡新任

官及諸武臣於禮儀有不閑習者令侍儀司官日

於午門外演習之且命御史二人監視有不如儀
者糾舉之
閏十一月甲申詔定品官家用祭服公服
上諭禮部臣曰古者士大夫祭家廟亦有祭服其見
私親尊長亦必有公服其議制度等殺以聞於是
定議品官之家私見尊長而用朝君公服於禮未
安宜別製梁冠絳衣絳裳革帶大帶白襪烏舄佩
綬其衣裳去緣襈三品以上用佩綬三品以下不
用其祭服三品以上去方心曲領三品以下并去

佩綬從之仍令如式製祭服賜公侯各一襲以為
祭家廟之用
七年六月
上謂翰林院學士承旨詹同日大祀既終獻方行分
獻禮於禮未當卿等其議之於是同與學士宋濂
議以
上行初獻禮奠玉帛將畢即分獻官行初獻禮亞獻
終獻皆如之
上從其議又謂古人祭用香燭皆所以導達陰陽以

接神明矧無上香之禮遂命凡祭祀罷上香
九月庚寅貴妃孫氏薨勅禮官定喪服之制禮部
尚書牛諒等奏曰周禮儀禮父在爲母服期年若
庶母則無服
上曰父母之恩一也而喪服低昂若是其不近於人
情甚矣乃勅翰林學士宋濂等曰養生送死聖王
之大政諱亡忌疾衰世之陋俗三代喪禮節文尤
詳而散失於衰周阨於暴秦漢唐以降莫能議此
夫人情有無窮之變而禮爲適變之宜得人心之

欽此朕思天理之所在爾等其考定喪禮於是濂等
考得古人論服毋喪者凡四十二人願服三年者
二十八人服期年者十四人奏之
上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今觀願服三年喪比服
期年者加倍則三年之喪豈非天理人情之所安
乎乃立爲定制
乙卯翰林院奏進回鑾樂歌先是
上以祭祀還宮宜用樂舞前導命翰林儒臣撰樂章
以致敬愼監戒之意諭之曰古人詩歌辭曲皆寓

諷諫之意後世樂章惟聞頌美無復古意夫常聞諷諫則使人惕然有警若頌美之辭使人聞之意怠而自恃之心生蓋自恃者日驕自警者日强於意如此卿等其撰述毋有所避至是上所撰諸曲凡三十九章曰回鑾樂歌其辭皆存規諫其舞分爲三隊隊皆八人禮部圖其制以上命樂工肄習之

九年十一月

上謂太常卿唐鐸禮部尚書張籌翰林學士承旨宋

濂等曰書稱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向者群臣議以
每獻行再拜禮似於煩瀆朕定迎神及飲福受胙
送神各四拜卿等以爲何如鐸等奏曰禮貴誠一
不尚繁文儀周旋起伏事久則勞勞則怠心生居
敬行簡誠如
聖諭然大祀天地宗廟飲福受胙既行四拜則日月
星辰社稷一切中祀飲福受胙但宜行再拜禮庶
有品節
上然之命著爲式

十四年二月丁丑命禮部申明鄉飲酒禮

上謂之曰鄉飲之禮所以敘尊卑別貴賤先王舉以敎民使之隆愛敬識廉恥知禮讓也朕即位以來雖已舉行而鄉閭里社之間恐未徧習今時和年豐民間無事宜申舉舊章其府州縣則令長官主之鄉閭里社則賢而長者主之年高有德者居上高年淳篤者次之以齒為序其有違條犯法之人列於外坐同類者成席不許雜於良善之中如此則家識廉恥人知禮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

婦順之道不待教而興所謂宴安而不亂和樂而不流者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正謂此也

十月辛酉給事中鄭相同言國初之制凡啓事東宮惟東宮官屬稱臣朝臣則否蓋尊無二上之意令一體稱臣於禮未安詔下羣臣議翰林院編修吳沉等奏曰東宮國之大本所以繼

聖體而承天位者也臣子尊敬之禮何得有異相同之言非是請凡啓事東宮者稱臣

上從之

十七年六月庚午

上御奉天門諭羣臣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通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紀綱而立大中必禮樂並行然後治化醇一或者曰有禮樂不可無政刑朕觀刑政二者不過輔禮樂爲治耳茍爲治徒務刑政而遺禮樂在上者雖有威嚴之政必無和平之風在下者惟存苟免之心終無格非之誠

大抵禮樂者治平之膏粱刑政者救獘之藥石㑹

等於政事之閒宜知此意毋徒以禮樂為虛文也

甲午

上諭禮部臣日近命製大成樂器將以頒天下學校

俾諸生習之以祀孔子朕思古人之樂所以防民

欲後世之樂所以縱民欲其故何也古樂之詩章

和而正後世之歌詞淫以夸古之律呂協天地自

然之氣後之律呂出人為智巧之私天時與地氣

不審人聲與樂聲不比故雖以古人詩章用古之

器數亦乖戾而不合陵犯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
得於心口歌之而非出於志人與樂判然為二而
欲以動天地感鬼神豈不難哉然其流已久救之
甚難卿等宜究心于此俾樂成而頒之諸生得以
肄習庶幾可以復古人之意

二十年七月丁酉禮部奏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
用武舉仍祀太公建昭烈武成王廟

上曰太公周之臣封諸侯若以王祀之與周天子並
矣加之非號必不享也至於建武學用武舉是析

文武爲二途自輕天下無全才矣三代之上士之學者文武兼備故措之於用無所不宜豈謂文武異科各求專習者乎即以太公之鷹揚而受丹書仲山甫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文德豈比於後世武學專講韜畧不事經訓專習干戈不閑俎豆拘於一藝之偏之陋哉今又欲循舊用武舉立廟學甚無謂也太公之祀止宜從祀帝王廟

二十一年二月戸寅詔以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

先是禮官奏以風后力牧皐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參周勃鄧禹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趙普曹彬韓世忠岳飛張浚博爾忽博术赤赤老溫伯顏阿术安童凡三十六人皆宜從祀于帝王

上曰古之君臣同德者始終一心載在史傳萬世不泯國家祀典必合公論不可徒觀其跡而不究其實也若宋趙普負太祖爲不忠不可從祀元臣四

傑木華黎為首不可以其孫從祀而去其祖可祀
木華黎而罷安童既祀伯顏其阿术亦不必祀如
漢陳平馮異宋潘美皆節義兼善始終可從廟祀
二十五年四月丁卯命禮部右侍郎張智中肅朝
儀
上謂之曰禮儀者朝廷之表有虞之時羣后讓德百
僚師師卿其申諭百官景行古人無敗禮失度以
取咎責

[illegible]訓

洪武六年五月祖訓録成其目十有三曰箴戒曰持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慎國政曰禮義曰法律曰内令曰内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

上親爲之序於是頒賜諸王且録于謹身殿東廡乾清宫東壁仍令諸王書于王宫正殿内宫東壁以時觀省

上因謂侍臣曰朕著祖訓録所以垂訓子孫朕更歷世故創業艱難常慮子孫不知所守故爲此書日夜以思具悉周至紬繹六年始克成編後世子孫

守之則永保天祿苟作聰明亂舊章是違祖訓矣
侍臣對曰自古創業之主其慮事周詳立法垂訓
必有典則若後世子孫不知而輕改鮮有不敗故
經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上曰日月之能久照萬世不改其明堯舜之道不息
萬世不改其行三代因時損益者其小過不及耳
若一代定法有不可輕改故桀墜厥緒幾於亡夏
顛覆典刑幾於亡商後世子孫當思敬守祖法
二十八年九月庚戌頒祖訓條章於內外文武諸

司勅諭禮部曰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後子孫不過尊守成法以安天下蓋創業之君起自側微備歷世故艱難周知人情善惡恐後世守成之君生長深宮未諳世故山林初出之士自矜己長至有姦賊之臣徇權利作聰明上不能察而信任之變更祖法以敗亂國家貽害天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後永為不刊之典如漢高祖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者不王以後諸呂用事盡改其法遂至國家大亂劉氏幾亡此可為深戒者朕

少遭亂離頻

皇天眷命剪除羣雄混一天下即位以來勞神焦思定立法制革胡元弊政至於開導後世復爲祖訓一編立爲家法俾子孫世世守之爾禮部其以朕訓頒行天下諸司俾知朕立法垂後之意永爲遵守後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即以姦臣論無赦

閏九月

上重定祖訓録名爲

皇明祖訓其目仍舊而更其箴戒章爲祖訓首章

上以是編之作將爲之萬世命大書揭于右順門内西南廊下朝夕諦覽斟酌損益久而後定至是復以

皇明祖訓頒賜諸王

勤政

甲辰三月己卯廷臣張閏等上疏勸

上淵默以怡養神氣

上曰汝等所言知常而不達變天下無事端拱玄默守道無爲此固可以保養神氣顧今喪亂未定軍

旅方殷日給不暇此豈淵默怡養之日耶[illegible]之

言固愛我但未達時宜耳

洪武六年五月

上謂侍臣曰朕念創業之艱難日不暇食夜不安寢

侍臣對曰

陛下日覽萬幾未免有勞

聖慮

上曰汝曹不知創業之初其功實難守成之後其事尤難朕安敢懷安、安而忘艱難哉

十年九月壬寅

上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爲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孰不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若以荒寧怠政爲垂拱無爲帝舜何爲曰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且人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則庶務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即位有年常以勤厲自勉未旦即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爲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

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聲色但祇畏
天命不敢故爾朕言及此者但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既寮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云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羣臣但能以此爲勉朕無憂矣羣臣皆頓首受命
十五年二月乙亥
上諭羣臣曰朕統一天下於今十有五年夙夜靡寧誠以天下之大三齒之衆庶事之繁日決萬幾苟

有怠忽或一言之當貽四海之憂或一事有失為
天下之患豈可不盡心乎朕與卿等共理當各勤
乃事體朕至懷
十七年九月巳未給事中張文輔言自九月十四
日至二十一日八日之間內外諸司奏劄凡一千
六百六十計三千三百九十一事
上諭廷臣曰朕代天理物日總萬幾安敢憚勞但朕
一人處此多務豈能一一周徧苟致事有失宜豈
惟一民之害將為天下之害豈惟一身之憂將為

四海之憂卿等能各勤厥職則庶事未有不理

十八年五月戊寅

上謂侍臣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後出迫暮乃罷日問所決事務恒默坐審思有未當者雖終夜不寐籌慮得當然後就寢侍臣對曰

陛下勵精圖治天下蒼生之福但

聖體過勞

上曰吾豈好勞而惡安向者天下未寧吾饑不暇食倦不暇寢躬率將帥平定禍亂今天下已安四方

無事高居燕樂宜不可觀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決於是甚可畏也安敢暇逸

聖典卷之五終

聖典卷之六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臣睦㮮編輯

律令

吳元年十月甲寅命中書省定律令初
上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倣古制取一時所
行之事爲條格胥吏易爲姦弊自平武昌以來即
議定律至是臺諫已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郡縣
欲頒成法俾內外遵守乃命丞相李善長等詳定
諭之曰立法貴簡當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曉若

條緒繁多或一三而兩端可輕可重使姦貪之吏得以貪緣爲姦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務求適中以去煩弊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爲久遠之法

十一月壬寅

上謂省臺臣曰近代法令極繁其弊滋甚今之法令正欲得中毋襲其弊如元時條格煩冗吏得貪緣

出入為姦所以其害不勝且以七殺言之謀殺故殺鬬毆殺毒殺旣皆死罪何用如此分析但謀殺有可議者要之與戲殺過失殺亦不大相遠今立法正欲矯其舊弊大槩不過簡嚴簡則無出入之弊嚴則民知畏而不敢輕犯爾等其體此意

十二月甲辰律令成命頒行之初命李善長等詳定律令

上每御西樓召諸儀律官及儒臣皆賜坐講論以求至當謂起居注王禕曰吾適與羣臣所定律令有

未安者吾將以己意見決之而衆輒以爲然鮮有執論蓋刑法重事也苟失其中則人無所措手足何以垂法後世鼎對曰
王上叅於羣議斷以睿見誠爲允當請俟書成更與廷臣看詳而後頒之
上然其言及是始成
上諭羣臣曰讀書所以窮理守法所以持身故吏之稱循良者不在於威嚴在於奉法循理而已卿等既讀書於律亦不可不通太抵人之犯法皆違理

故也君子守理故不犯法小人輕法故陷重刑今
卿等各有官守宜知所謹
是月戊午命須律令直解先是
上以律令初行恐民一時不能盡知法意或有誤罹
于法者乃諭大理卿周禎等曰律令之設所以使
人不犯法田野之民豈能悉曉其意有誤犯者赦
之則廢法盡法則無民爾等前所定律令除禮樂
制度錢糧選法之外凡民間所行事宜類聚成編
直解其義頒之郡縣使民家諭戶曉至是書成以

進
上覽而喜曰前代所行通制條格之書非不繁密但
資官吏弄法民間知者絕少是聾瞽天下之民使
之不覺犯法也今吾以律令直解徧行人人通曉
則犯法者自少矣
洪武元年正月勑須律令於天下曰古者律令至
簡後世漸以繁多甚至有不能通其義者何以使
人知法意而不犯哉人既難知是啟吏之姦而陷
民於法朕甚憫之今所定律芟繁就簡使之歸一

直言其事庶幾人人易知而難犯書曰刑期于無刑天下果能遵令而不陷於律刑措之效亦不難致

七年三月詔刑部尚書劉惟謙詳定大明律先是

上既命頒行律令又恐小民不能周知命大理卿周禎等直解其義頒行民間既而又令儒臣同刑官共講唐律日錄二十餘條進覽

上爲斟酌擇其可行者從之至是重命惟謙詳定大

上命揭于兩廡之壁親加裁定及成翰林學士宋濂
為表以進命頒行天下
九年十月辛酉
上覽大明律謂中書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廣
洋等曰古者風俗厚而禁網疎後世人心瀉而刑
法密是以聖王貴寬而不貴急務簡而不務煩國
家立法貴得中道然後可以服人心而傳後世昔
蕭何作漢律九章甚為簡便後張湯猶得以私意
亂之况未盡善其能久無弊乎今觀律條猶有議

擬未當者卿等可詳議更定務合中正仍具存革
者以聞於是惟庸廣洋等復詳加考訂釐正者凡
十有三條餘如故凡四百四十六條
二十二年八月更定大明律先是刑部奏言比年
律條增損不一在外理刑官及初入仕者不能盡
知致令斷獄失當請編類頒行俾知所遵守遂命
翰林院同刑部官取比年所增者參考折衷以類
編附舊律名例律附於斷獄下至是特載之篇首
書成命頒行之

二十八年二月八子刑部臣奏律條與律例不同者宜更定俾所司遵守

上曰法令者防民之具輔治之術耳有經有權律者常經也條例者一時之權也朕御天下將三十年命有司定律久矣何用更定

三十年五月大明律誥成

上御午門諭羣臣曰朕有天下倣古爲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刊著爲令行之已久然而犯者猶衆故於聽政之暇作大誥昭示民間使知趨吉避

卤之道古人謂刑為祥刑豈非欲民並生於天地間哉然法在有司民不周知故命刑官取大誥條目撮其要畧附載於律凡榜文禁例悉除之除謀逆幷律誥該載外其雜犯大小罪悉依贖罪之例論斷今編次成書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刑期無刑庶稱朕恤刑之意

論治

甲辰三月丁卯

上謂廷臣曰點檢驕恣非人之性也習也苟有禮法

以一之則馴悍者可使善柔驕暴者可使循帖若踶嚙之馬訓御有道久則自然馴熟爾茲草創苟非禮法人無所守故必當以此洗滌漸染之習然制禮立法非難遵禮守法爲難人知遵禮自無暴悍能守法則不至暴悍夫三尺童子至弱也遇強暴而不敢欺者以有禮法故耳方今所當急者此爲先務不可後也

丙午三月甲辰

上諭太史令劉基起居注王禕曰天下兵爭民物創

殘今土地漸廢戰守有備治道未究甚切乎心基

對曰戰守有備治道必當有所更革也

上曰喪亂之後法度縱弛當在更張使紀綱正而條

目舉其要在明禮義正人心厚風俗以為本也禕

對曰昔湯正桀之亂而修人紀武王正紂之亂而

敘彝倫

主上之言誠脗合於前古也

是月丁未

上諭羣臣曰嘗聞昔者聖人不出戶庭而天下治蓋

由政成而化洽以治天下能使政成而化洽故不令而民從不施而民悅吾甚慕之今師旅未休民未甦息政化何以能若是也起居注王禕對曰政化修否係乎在上之人

主上此心拳拳何憂政化之不成也

十月癸丑右御史大夫鄧愈等各言便宜事

上覽之謂愈等曰治天下當先其重且急者而後及其緩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衣食給而民生遂教化行而習俗美足衣食者

在於勸農桑明教化者在於興學校學校興則君子務德農桑舉則小人務本如是爲治則不勞而政舉矣今卿輩所言皆國家不可闕者但非所急卿等國之大臣於經國之道庇民之術尚當爲予盡心焉

吳元年十月己巳

上御戟門與給事中吳去疾等論政務因謂之曰吾以布衣起兵與今李相國徐相國湯平章皆鄉里所居相近者不過百里君臣相遇遂成大功甚

非偶然今據滁[illegible]雄撫有江南人免離亂之苦毋中夜思之不能安枕人心難安而易動事機難成而易壞茍撫之失宜施之不當亂由是生今中原未平正焦勞之日豈能坐守一方而忘遠慮乎正當練兵選將平定中原諸將小心忠謹者惟徐達聽受吾言可任斯寄常遇春果勇有為可以佐之其餘或為偏裨或以守城皆有可用之才天若輔吾諸將足以了之去疾對曰知臣莫若君主上知人善任使平定之功不難矣

洪武元年正月庚辰

上朝羣臣罷從容謂御史中丞劉基章溢曰朕起義淮右以有天下戰陣之際橫罹鋒鏑者多常惻然于懷今民脫喪亂猶出膏火之中非寬恤以惠養之無以盡生息之道基對曰自元氏法度縱弛上下相蒙遂至於亂今當維新之治非振以法令不可

上曰不然夫經喪亂之民思治如饑渴之望飲食創殘困苦之餘休養生息猶恐未蘇若更驅以法令

譬以藥療其而加之以鴆將欲救之乃反害之且
爲政非空言要必使民受實惠若徒事其名而無
其實民亦何所賴焉溢頓首曰
陛下深知民隱天下蒼生之福也
二年正月庚子
上御奉天門召元之舊臣問其政事得失馬翼對曰
元有天下以寛得之亦以寛失之
上曰以寛得之則聞之矣以寛失之則未之聞也夫
步急則蹶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

寬但云寬則得衆不云寬之失也元季君臣耽於
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於縱弛實非寬也大抵聖
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棄為寬簡而有節不以
慢易為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二月庚寅

上謂廷臣曰累黍可以成寸積善可以成德故小善
可以至大善小惡必至成大惡又曰積善如累土
久而不已則可以成山積惡如防川微而不塞必
至於滔天卿等行時之俊又與朕康濟天下雖有

小善朕必録之於有不善勿吝速改人能改過遷善如鏡之去垢光輝日增不然則終身蒙蔽罪惡日積災咎斯至矣可不戒哉

三月丙午

上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待制秦裕伯等曰往者四方鼎沸生民之禍極矣天道厭亂人心思治故作難者皆底滅亡今寰宇雖定然中原不勝凋敝東南雖已甦息而錢穀力役又皆仰之何時可以休息也同對曰

陛下撫念創殘憂勞于心誠天下蒼生之福也
上日苦寒者思溫執熱者思濯令民之思治甚於寒
之思溫熱之思濯正當有以濟之
八月戊子監察御史睢稼言周官有懸法象魏之
文禮經載鄉飲讀法之設皆導民知禮法而遠刑
辟也今新律頒布天下鄉井細民猶有不通其說
者宜倣古人月旦讀法之典命府州縣長吏凡遇
月朔會鄉之老少令儒生讀律解析其義使之通
曉則人皆知畏法而犯者寡矣

上曰威人以法不若感人以心敦信義而勵廉恥此化民之本也故廉恥之心生則非僻之私格外防之法密則苟免之行興鄉言讀律固可禁民為非若謂使民無犯要當深求其本也

三年十二月己巳儒士嚴禮等上書言治道

上退朝御西閣因覽禮所上書謂侍臣曰汝等知古今達事變且言元氏之得天下與所以失之之故或言世祖君賢臣忠以得之後世君暗臣諛以失之或言世祖能用賢而得之後世不能用賢而失

之或言世祖好節儉而得之後世尚奢侈而失之
上曰汝等所言皆未得其要夫元氏之有天下固由
世祖之雄武而其亡也由委任權臣上下蒙蔽故
也今禮所言不得隔越中書奏事此正元之大弊
人君不能躬覽庶政故大臣得以專權自恣今創
業之初正當使下情通達於上而猶欲効之可乎
杭州白塔乃元時佞臣所作以諂媚朝廷今禮欲
脩之伯顏之有祠堂因其初入臨安市不易肆有
德於民故廟食焉今禮欲毀之都杭僻居一隅非

得已也朕都建康撫定四方經營方始今禮又欲
朕建都于汴失居重馭輕之宜皆妄言耳朕訪求
人材欲得識時務俊傑而用之今觀禮所陳誠未
達時務者也
是月庚戌
上御奉天門謂吏部尚書詹同曰論行事於目前不
若鑒之于往古卿儒者宜知古先帝王為治之道
試為朕言之同對曰古先帝王之治無過於唐虞
三代可以為法也

上曰三代而上治本于心三代而下治由于法本於
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爲無窮由于法者權謀術數
其用蓋有時而窮然爲治者遺乎道德仁義必入
于權謀術數甚矣擇術不可不慎也

五年二月己卯朔

上諭羣臣曰凡居官者任之大小雖不同要皆盡其
職而已昔范文正公居位凡日之所爲必求與食
相稱或有不及明日必補之其心始安賢人君子
於國家盡心如此朝廷豈有廢事天下安得不治

元之將亡內外諸臣皆安於苟且不脩職事惟
食肥甘因循度日凡生民疾苦政事得失畧不究
心由是紀綱廢弛民心日離遂致土崩此皆近事
可爲明鑒朕每夜不安寢未明視朝常恐天下之
事或有廢怠不舉民受其弊卿等當體朕懷夙夜
盡心能修厥職則無負國與日出名青史豈不美
乎

六年四月

上御謹身殿諭省臣曰朕觀唐太宗言賈胡剖身以

藏䝉惟知財利不惜性命譬如貪官汙吏惟知好
賂枉法而不愛身命其與賈胡剖身藏珠不異若
使官吏愛身守廉安得有喪身之事只爲任情恣
欲貪利輕身以致禍敗耳

九年十月甲寅

上諭羣臣曰書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
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君臣之分如天尊地卑不可
踰越故春秋有謹始之義詩有陵分之譏聖人著
之於經所以垂訓天下後世者至矣爾在廷群臣

以道事朕當有鑑于彼毋擅作威福踰越禮分庶幾上下相保而身名垂于不朽也

是月

上謂侍臣曰賞罰者國之大權人君操賞罰之權以御天下一主於至公故有功者雖所憎必賞有罪者雖所愛必罰賞以當功上不為德罰以當罪下不敢怨不以小嫌而妨大政不以私意而害至公然後有以服天下之心

十二月丙申

上諭太師韓國公李善長等曰人君聰明雖得於天性然於物理必察識而後知人情必諳練而後熟設若臨事不熟躁然斷決恐未盡善既行之後自覺其非急欲改之妨事亦已多矣前者今皇太子躬聽朝臣啟事欲其練習國政恐聽覽之際處置或有未當自今諸司政事啟于東宮者卿等二三大臣更爲參決可否然後奏聞

十年十一月新除有司官

上諭之曰近者天下有司奏缺官朝廷以時選補比

除未久有司又復奏銖是何犯罪罷黜者之衆也若移其作姦之心以爲善亦何不可國家俸祿如井泉汲而不竭彼皆不思守法以保之欺人欺天競爲贓利雖積錢充屋一旦事覺皆非已有大丈夫立志爲善功業不難矣苟念慮一失將了不善迷而不悟遂不可救夫不知爲善者愚人也能爲善者賢人也至於爲惡者乃下愚無顧忌之人也然爲善爲惡特在人之存心何如耳聖賢之教率性修道而已人能推行之終身用之不盡夫人幼

不識事長則知孝友此乃天賦善性若以此道日
日行之即是率性之道我為善事而他人有志者
效之是修道之教惟質此意則何善不立何事不
成今汝等之官宜鑑此則非勉於為善則永安祿位
矣

十一年三月壬午

上謂禮部臣曰周書有言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人
君深居獨處能明見萬里者良由兼聽廣覽以達
民情胡元之世政專中書凡事必先關報然後奏

聞其君又多昏蔽是致民情不通尋至大亂深當
爲戒大抵民情幽隱猝難畢達苟忽而不究天下
離合之機係焉甚可畏也所以古人通耳目於外
監得失於民有見於此矣爾禮部定奏式申明天
下

十二年正月己巳

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居至尊之位操可致之權賞
罰予奪得以自尊朕則不然凡出一言行一事兢
業惟恐上違天命下拂人情况賞罰予奪國

之大柄一有愛憎忿戾於其間則非大公至正之
道是以此心斯須不敢忽也待臣對曰
陛下持心若此太平長久之藥也
三月巳巳
上與禮部尚書朱夢炎論治民之道
上曰君之於民猶心於百體心得其養不爲淫邪所
干則百體皆順令矣苟無所養爲衆邪所攻則百
病生焉爲君者能親君子遠小人朝夕納誨以輔
其德則政教修而恩澤布人固有不言而信不令

而從者矣若惑於憸邪荒於酒色怠於政事則君德乖而民心離矣天下安得而治夢炎對曰

陛下所論甚切實帝王爲治之要

六月辛巳

上與侍臣論用人之道

上曰人主以明爲治而不自用其明當取衆人以爲明夫爝火之光豈晞於烈炬衆人之見必廣於一人故用天下之賢才以爲治使天下之情幽隱悉達則明無不照而治道成矣苟自作聰明而不求

衆民欲治道之成不可得也

十一月己亥

上御奉天門視朝畢顧謂翰林待制吳沈曰人主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最切要事也沈對曰誠如聖諭但求之於古能行者亦鮮是以亂日常多治日常少

上曰使其真知賢者能與其國何有不好真知諫者在於忠己何有不納惟其知之不真是以於己難入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徠而賢者自至誠能納

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畢來沈對曰
陛下此言誠國家興治之要
十三年六月庚申朔
上謂侍臣曰人主能清心寡欲常不忘博施濟衆之
意庶幾民被其澤侍臣對曰
陛下此心即天地之心也惟人主之心無私故能明
斷萬事萬事理則天下生民受其福
上曰人[illegible]之不能明斷者誠以欲[illegible]之也然明斷亦不
以急遽苛察為能苟見有未至反損人君之明求

之太過則虧君人之量
十四年十二月己巳蘇州府民有上治安六策者
上覽之以示近臣曰此人有忠君愛國之心但於理
道未明耳蓋人主之心當以愛物爲主治國之道
當以用賢爲先致治在得人不專恃法令此首言
用法不知務矣
十七年三月甲辰
上諭侍臣曰天下無難治惟君臣同心一德則庶事
理而兆民安矣唐虞三代之時君臣同德故能致

雍熙太和之盛後世治不如古君臣之間兩相猜
忌上下乖隔情意不孚君言善而臣違之臣論是
而君咈之如此欲臻至治何可得也朕今節簡賢
能以任天下之政思與卿等求古之君臣同心一
德協于政治以康濟斯民卿等勉之善：：首頓首
謝

七月戊戌

上御東閣翰林待詔朱善等侍
上曰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則公以天下之

智識愈智識則明又曰人之常情多矜己能好言人過君子則不然揚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貸人之過不貸己之過又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之萬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諸等稱善

是月丁未河南吏人上書言利民事所言鄙陋又多掇拾陳言

上謂羣臣曰謀國之道習於舊聞者當適時宜狃於近俗者當計遠患苟泥古而不通今溺近而忘於

遠者皆非也故凡政事設施必欲有利於天下可貽於後世不可苟且惟事目前蓋國家之事所繫非小一令之善爲四海之福一令不善有無窮之患不可不愼也

八月丙寅朔

上謂廷臣曰治天下者不盡人之財使人有餘財不盡人之力使人有餘力斯二者人皆知之至於不盡人之情使人得以適其情人或未知也夫使人得以適其情者不以吾之所欲而防人之所欲哉

求竭吾之所欲者所求必得而所禁必行如此則
人有不堪於是求有所不得禁有所不止則下之
奉上者其情竭而上之待下者其情疎矣上下之
情乖而國欲治者未之有也

十一月乙丑

上御東閣從容謂侍臣曰責難之辭人所難受明君
受之爲無難諂諛之語人所易從昏主信之爲易
入朕觀唐虞君臣賡歌責難之際氣象雍容後世
以諂諛相歡如陳後主江總輩汙穢簡策貽譏千

古此誠可爲戒右春坊右贊善董倫對曰誠如
陛下所諭惟明主則能慎擇之
上曰責難不入于昏君而諫難動於明主人臣以
道事君惟在守之以正若患得患失則無不至矣
十八年三月壬戌
上諭戶部臣曰善爲政者賦民而民不困役民而民
不勞故民力紓財用足今天下有司能用心於賦
役使民不至勞困財用豈有不足田野豈有不安
爭訟豈有不息官府豈有不清如此則民豈有不

受其禍者乎民既受福爲官長者亦得以享其福矣近來有司不以民爲心動即殃民殃民者禍亦隨之苟能憂民之憂而慮民之困使民得以厚其生此可謂善爲政也爾等勉之

七月戊寅

上問近臣今天下百姓安否左春坊左贊善劉三吾

對曰賴

陛下威德四方無虞盜賊屛息歲皆豐登民皆安樂

上曰天下人民之衆豈能保其皆安朕爲天下主心

常在民惟恐其失所故每加詢問未嘗一日忘之

三吾對曰

聖心拳拳若此恩德及民者深矣

上曰恩德亦非泛然譬如盧扁不施藥石疾不自瘳匠如公輸不施繩墨木不自正君如堯舜無紀綱法度之施而但曰恩德所謂徒善不足以爲政也

十九年正月己巳

上與侍臣論治道

上曰治民猶治水治水者順其性治民者順其情人

人莫不好生惡死當省刑罰息干戈以保之人莫不
厭貧賤而欲富貴當輕徭薄賦斂以厚之人莫不惡
勞苦而樂安佚當節其作役以安之若使之不以其時用
之不以其道但抑之以威迫之以力強其所不欲
而求其服從是猶激水過顙終非其性也
二十二年十一月乙丑朔
上御謹身殿翰林院學士劉三吾進論治民之道
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有可以德化者有當以威制
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

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無之君子懷德小人畏威施之各有攸當烏可槩以一言盡三吾悚服稽首而退

二十三年秋七月壬辰

上御謹身殿觀大學之書謂侍臣曰治道必本於教化民俗之善惡即教化之得失也大學一書其要在於修身身者教化之本也人君身脩而人化之好仁者恥於爲不仁好義者恥於爲不義如此則

風俗豈有不美國家豈有不興苟不明教化之本致風俗陵替民不知趨善流而為惡國家欲長治久安不可得也

二十四年冬十月甲寅朔

上謂群臣曰為君為臣燭理貴明處事貴斷昔唐太宗與群臣論教化封德彝以為三代之後人漸澆訛欲化而不能獨魏徵勸太宗行之卒致貞觀之治此可謂燭理明 憲宗欲伐吳元濟羣臣以為不可獨裴度勸伐之卒成大功此可謂能果斷自古

國家興衰皆繫乎此若爲臣者優游度日無所建明上無剛明果斷之主則政日弊國日衰如漢元帝是已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若卿等事朕左右當立功立業以希古人

二十五年七月庚辰朔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治道因及理亂

上曰爲治之道有緩急治亂民不可急急之則益亂撫治之亦不可緩緩之則不治故亨鮮之言雖小可以喻大治繩之說雖淺可以喻深侍臣對曰誠如

聖諭

二十七年三月甲子陝西有士人上仁政書

上覽之謂侍臣曰既言仁政則必當愛民而所上

皆勞民傷財之事自相背戾紛[illegible]錯上不為究

事體然亦皆言有可采也不必指摘瑕疵以杜言

路

[illegible]卷之六終